

各家声音

◆ 人家问我，关于“读书”有什么建议，我常回答“读文学书”。为什么？因为“文学”没用。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，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，你还能说什么？如何赚大钱，不归人文学者教；编写“商战手册”或“股市指南”，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。我们能做的，是培养有文化、善交流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。

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于读书的一番见解

◆ 微博上什么最宝贵？我认为，是独立思考。很多时候脑子比眼睛靠得住！“亲眼所见”也未必是真。何况捕风捉影地转述、道听途说地转述，我更不信了……相比评论，我更相信基于证据的分析和基于常识的判断。面对纷杂的信息，更需要抽丝剥茧的智慧。

九阳新闻发言人顾东君说，不盲从，不人云亦云，不当谣言的搬运工。独立思考，不仅虚拟世界需要，现实社会更需要

◆ 将战乱现场正在发生的事情

传达给世界，以此来改善那里悲惨的境况，哪怕效果微不足道。我坚信新闻报道能改变这个社会。

日本战地记者山本美香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，谈到在战乱地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意义

◆ 文化与旅游结合，蕴含着无限契机与财富潜力，然而，“始则争得名人故里、次则大兴土木建造景观、终则大做旅游文章”的发展思路，GDP冲动领衔，文化灵魂难觅。孙大圣故里庭院荒芜无异于当头棒喝；发展文化旅游要尊重文化，少一些急功近利，否则冲动的惩罚迟早会来。

针对“山西耗资6千万建孙大圣故里荒废”一事件，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出上述微评论

◆ 取消了奥数，并不等于取消了孩子课外的负担。教育理念不变，教育方法不变，教育政策不变，孩子学习的负担还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。给孩子的教育，一定不是负担，而应该是放飞，放飞个性，放飞理想。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一个空气清新，思想的花园。

儿童作家谭旭东对当下教育现状的担忧

◆ 城雕一定要考虑公众和公共的因素，它不同于纯粹的个体创作。但公众性并不等于一定要以艺术的庸俗化去迎合。公共艺术的语言领域非常开阔，世界上有许多成功案例，都是兼顾高水准的艺术语言、公众接受和欣赏、环境和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因素的作品，比如芝加哥千禧公园中卡普尔的《云门》、普伦萨的《皇冠喷泉》。

著名雕塑家唐尧认为，中国的城雕发展很快，但良莠不齐，有很高水平的作品，也有视觉垃圾

◆ 我们不只是用相机拍照，我们带到摄影中去的是所有我们读过的书、看过的电影、听过的音乐、爱过的人。”

美国摄影家安塞尔·亚当斯的摄影观

名人评论

笛安：你别看我是个活得乱七八糟的人。其实我的感情很漂亮的，不是每个女人都给得出、都给得起像我这么漂亮的感情。毁掉就毁掉吧，我让你毁。不怕的，你就是把我打碎了，我自己也还是可以把自己拼起来，拼起来了我也还是我。

图宾根木匠：《环太平洋》北美票房崩盘国内票房爆棚，《冰雪奇缘》北美创下票房奇迹国内不温不火，再看《星际穿越》的地域差异，其实我们不必再焦虑中国电影的对外输出问题，中国观众的崛起已经釜底抽薪的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——我们不必输出，我们直接改变他们。

琢磨先生（作家）：朋友圈新概括：感恩许愿池，父母长命百岁祈祷圣地，宇宙正能量发源地，佛教徒聚集地，自拍美颜技术竞技场，我家孩子养的好展馆，摆拍说随手拍的心机重大大本营，代购海淘技术交流中心，挂吊瓶表示自己没有放弃治疗急救中心，旅行哲学研究院，低调展示方向盘聚乐部，微笑拯救面瘫患者慈善总会。

夏七夕：我从来没把那些过往忘记，而是将它们埋葬在窗外的月光里，夜色上浮，它们便会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出。

思达逸语（学者）：近几年美国高校的财政状况普遍不太好，于是搞了许多自费的硕士学位项目，基本上掏钱就能上，其中不乏所谓名校。我接触了一些在这些项目里读书的中国学生，多数想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，可事实是残酷的，没几个人真能找到工作，早晚都要回国。希望国内的同学们在出国留学前慎重考虑，千万别花了冤枉钱。

傅峙峰 WSJ（专栏作家）：说到假设，顺便提一下社科院最近发布的那份沪指5000点可期的研究。人家是有前提假设的，媒体和股民不要看到5000点就就热血，假设前提不能实现才是关键。假设不靠谱，后面根本不用看。

饶雪漫：有时候，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“迁就”的东西，你因为爱他，可以将自己变得面目全非，只求他开心。与此同时，爱情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“迁就”的东西，你如果不爱他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办法，都无法将那个不来电的人变成你的“亲密爱人”。

熊培云：平时多往返于京津，坐和谐号动车。每次都要忍受列车员的各种广播，告诉你不要吃陌生人的东西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不要动列车上的东西。各种训诫。二十一世纪的技术，配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广播。天津铁路部门，如此扰民不止，你是把衣食父母当成革命对象还是当成未成年人了？

填下乌贼（作家）：摄影师杨帆拍摄的“派出所接待椅的故事”组照近日火了，照片称，一外籍男子到派出所办理业务，英语8级的万警官为他解决问题。结果招致当事外国小伙批评。微博中他至少飙了6处脏话。并称，“那天都没用英语说一句话”。第一次看，觉得很搞笑，再看，越来越觉得别扭，这个黑人也好，上次骂街的俄罗斯大提琴手也好，运用娴熟的中文脏话，表达其内心思想……只觉得文化的精髓没有领悟到。好像上次听人说过，一个人出国，先学会的除了你好谢谢，就是骂人的语言，唉！

端木赐香三糊涂（副教授）：网友说：“李银河老师是王小波小说中女主的范儿，真心佩服！”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，突然想起《黄金时代》中那些人民群众斗陈清扬破鞋的亢奋样子来。与今天，大家斗银河女士的私生活及性取向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小波泉下有知，该再写一本什么小说呢？《黑渣时代》？

马伯庸：讲真的，现在谁要是做一个剧透网，一定有前途。目标用户是那些没时间阅读却又有阅读冲动的人。不是简要介绍，而是相对详尽的线索概述。很多人没时间看美剧，但想听听每一集的进展；没时间看书，但又想了解一下新书的内容。还有人比如我，懒得追漫画，希望每隔一段时间能有人简明扼要地概括给我听。

白岩松：有时候，我们活得很累，并非生活过于刻薄，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，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。行走在人群中，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掠肺的目光，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，最终乱了心神，渐渐被缚于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。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，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。

沈书枝：听说今天《方圆四十里》也上市了，小小地推荐一下。这是到目前为止编辑过的书里最喜欢的一本。接连看了三遍，也没有感到厌烦。这本知青小说的风格很沉静，有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和悲悯情怀，埋藏着很温柔的压抑和痛苦。

美文鉴赏

毕飞宇：富恩特斯去世了，讲一个和富恩特斯有关的故事。去年，一位来自墨西哥城的北大女生来到南京，和我商量翻译的事宜。她送了我一件礼物，《墨西哥的五个太阳》，作者，富恩特斯。在扉页上，长得很像广西人的北大女生写道：“毕老师雅正。”这怎么敢呢？还好，她签的是她自己的名字，而不是富恩特斯。

叶兆言：富恩特斯与我父亲的好友高晓声和陆文夫同年，他的逝世，让人想起逝去的父辈作家。不以成败论英雄，作为写作同行，深深地怀念他们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富恩特斯的小说初版就印了三万多本，价格是一元钱。

罗大伦：在中国传媒大学旁边，发现一家叫渔夫书屋的小书店，里面可以喝咖啡，有轻轻的音乐。多是艺术类的书，我买了本孟晖写的《唇间的美色》，她考证了很多古代习俗，其书值得一看。

SH何婕：两本好书。傅高义所

著《邓小平时代》资料极其丰富，甚辛格的《论中国》有作者亲历的众多历史瞬间。看书吧看书吧，在这个天凉好秋，让季节不辜负你，你更不辜负它。

黎文的平行宇宙：若问我现在最想看的一本杂志是什么，我会回答你，我想看那本乔布斯最爱的杂志《The Whole Earth Catalog》（地球目录）。有个比喻说：杂志是书的坏朋友。看来这个时代，我们要想想，它要怎么样也能成为互联网的坏朋友。

有文学梦想的淘宝店主：最初看见虹影的作品是学校的图书馆，看见书中到处是惊艳的照片，我还以为是杨二车娜姆之流。但是认真看完《饥饿的女儿》《女子有行》《阿难》……才发现这女作家是传奇。如今看整个上海系列的小说，看得发痴，怎么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她呢？我爱张爱玲，但她比张爱玲有诗情画意。

陈赖汉：读了第一段就可感受到

那典型的布洛克风格。《别无选择的贼》写的虽然是一个小偷，且风格比较轻松，却让我处处闻到了斯卡德系列的的味道。这本小说又让我看到了布洛克的风格，又是在“人文描写”的空白处顺手将案子破了。坦白说，若没有十足的耐性，真会被布洛克那典型的，极其多的絮絮叨叨的对白给搞烦的。

爱鸡蛋：合上《天人五衰》的最后一页，三岛由纪夫的“丰饶之海”系列终于拜读完毕，从《春雪》、《奔马》、《晓寺》，到《天人五衰》，通过二十岁、三十八岁、五十岁，以及八十一岁的本多的视角，看清显、阿勋、月光公主，以及阿透传奇而短暂的一生，不禁让人慨叹，生命，如此绚烂，却又如此严厉。

湖南文艺唐明：周末读书：曹乃谦的文字里有种力气，看着就被揪住。连自嘲是真正的乡下人都极富细节，比如他说明明住着公寓楼的中层，每当下雨，他总不时地张望屋顶，害怕漏水；再如：晚上睡觉铺床时总是轻轻地，生怕床头的台灯

